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第三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乱曰莊

杜氏 譜三十二年

經 元年春王正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

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遜辭去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不忍便以禮接於館又不敢遠王命故築舍於外 冬十月 二 乙亥朔 陳侯林卒 無傳蓋同盟而

起以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公不與接 齊師遷紀郱鄑郚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鄑營城

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喪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文姜與桓行即位之禮據文姜出故不書不告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姜氏齊女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夏公子慶父如齊逆女慶父公子仲遂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 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內之也 乙酉宋公鴻卒無傳於爵丘國名也莊公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奔去姜氏以示義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齊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辭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經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爵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為之主比之內女也 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 乙酉宋公鴻卒無傳再與桓同盟 丙戌衛侯晉卒無傳再與桓同盟 丁亥葬宋穆公無傳再與桓同盟 葬衛宣公無傳再與桓同盟 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鄭也 冬公至自防

傳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

翬與公俱如齊復讓而出奔至此始與齊
會魯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言姦姦在
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
而行故去氏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五月葬桓王秋
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
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冬公次于滑滑鄭
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爲次亦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
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傳重明上例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七年乃葬故曰緩秋紀
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
以難厲公在檟故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通君臣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
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三月紀伯

姬辛無傳隱二年列裘繡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

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

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六月乙丑齊

侯葬紀伯姬無傳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

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

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

伐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

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於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

心爲楚爲小國辭卑而驕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其衆儕號囂臨齊而散故鄧曼以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天之道

玉心爲楚爲小國辭卑而驕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其衆儕號囂臨齊而散故鄧曼以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天之道

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名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濡營軍

臨隨隨人懼行成時道濡水在義陽厥縣西

東南入鄭水梁擣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莫敖以王命又盟隨侯且請爲魯於漢沔而還納內也譙周云西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以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救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

秋鄫季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鄫城黎來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鄫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冬伐衛納

經六年春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接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王人從昭公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

秋公至自伐衛無傳於廟也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

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疑經誤脩因也

于周放竊跪予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池(洩音跪池音泄)
衛大夫宵之以遠曰放乃即位而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黜
年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為不知其本矣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
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枝必披非力所能強也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之樹木本弱枝必披非力所能強也詩云本枝百世
俱茂蕃滋百世也本枝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侯共伐衛事畢而還(還音旋)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
使以歸魯魯欲說以謝憖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
甥也(甥音生)鄧祁侯之子曰甥(甥音生)姊妹之雖甥聘甥養甥
請殺楚子(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
國者必此人也(言必為人所賤)君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痛不
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
不食吾餘(言自害其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
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遂
十六年楚伐鄧滅之(伐申還之年)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魯莊公十六年楚終盛為經書楚事張本)

(一本作蔡圖本闕本監本毛本脗作脗誤石經宋本今作脗後同是也足利本脗作脗玉篇引亦作脗)

經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夜中星隕如雨 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秋大水 無傳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文姜數與齊侯淫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偕俱也 秋無麥苗 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無傳穀齊地今穀城縣

傳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文姜數與齊侯淫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偕俱也 秋無麥苗 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無傳穀齊地今穀城縣

經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無傳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 治兵于廟習號令將獨納邾 秋師還 時史善公克已復讎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稱臣臣之罪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 二國同討而齊以郕降 秋師還 無傳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 治兵于廟習號令將獨納邾 秋師還 時史善公克已復讎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稱臣臣之罪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

o纂圖本閩本毛本春下行秋字 o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同 o宋本避宋真宗諱後同 o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避宋宣穆宗諱 o纂圖本閩本毛本弒作殺非

隧隆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皐陶能勉種德德邁勉也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姑且也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戍奚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奚丘戍守也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伐戍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間公之間隙伺公之間隙也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言無疑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鬼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

諸屨於徒人費諸也責弗得鞭之見孟子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詐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助賊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小臣亦鬬死遂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也牀

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夏書
達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
稱子者隱之可証賈景伯本於此無
子字

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無位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

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

乾時齊地時水在臨淄北下流昃則竭故曰乾時

九月齊人取子糾于生竇

忍其親故極言之

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傳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蔨

齊無君也夏公敘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

殺之公子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

乾時戰地

相公小白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也以誤齊師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鮑叔乘勝

管仲射相公故曰讎甘心之

焉管仲射相公故曰讎甘心之

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

生竇魯地

召讎也請受而甘心

乃殺子糾于生竇

而稅之

稅舍也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囚鮑叔受之及堂阜

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束吾縛於此因以爲

春秋左傳三

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左傳三

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左傳三

孔穎達等正義

名歸而以告曰當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以權譎掩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宿在二十九年

故文異於邢遷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齊爲兵主背蔑之盟義與長勺同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荊楚本號後改爲楚楚僻在夷於此始通中國然告命

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

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倣此滅例在文十五年

傳 十年春齊師伐我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劌間猶與也歲石

劌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分人以惠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

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

不過左右
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祝辭不敢以小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已情察審
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
從公與之乘兵乘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
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
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
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
轍亂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懼伏遁夏六月齊
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
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
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
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之妻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宜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師予蔡以蔡侯獻舞歸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鄧鄧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秋宋大水公弔之使

故書冬王姬歸于齊魯主婚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鄧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爲文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山崩曰得儁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續恒書所克之名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

石經宋本無此字 本作已不誤 淳熙本纂圖本 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已 案已是

釋文云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

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
軍皆見禽制故以平取焉文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改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君貺文仲曰宋其興乎能事大乎

臧文仲 魯大夫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紓罪人其亡也忽焉忽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

釋文云御本或作禦与史記漢書古今人表同

列國諸侯無必則常稱寡人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已名禮

稱孤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

宋莊

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

僕姑矢名南宋大夫

射南宮長萬金僕姑宮長萬搏取也不書獲賤之也萬時未爲卿

戴而相恨

宋人請之宋公歎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

萬不以囚爲戚而以君命爲榮宋萬弒君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無傳

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李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紫之紀而以祠嫁

為文賢之也來歸不書葬非寧且兼大歸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

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手批之也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殺督不書不以告

立子游子游宋公子

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宋邑有亳城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長萬之子猛獲其黨

冬十月蕭叔大心

叔蕭大夫名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宋五公之子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子師殺子

游于宋立桓公

桓公御說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以乘車釁其母二

乘車兵車非驚車

月而至

日華宋去陳二百

六十里言多力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宋萬今說文作捪無批字

杕文云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下亦然

杕下文亦請南宮萬于陳杕文作南宮長萬傳寫之失

祁子曰不可石祁子大夫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之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腫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柯祝柯今爲視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冬盟于柯始與齊相通好宋人背北杏之

會上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也

夏單伯會伐宋單伯乃至故曰伐宋單伯周大夫

秋七

宋宋本岳本無○此誤衍

月荊入蔡（例在文十五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循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發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啓祭天子故）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舍居之）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諸侯）

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申繻魯大夫）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遏之）人無釁焉（釁隙）妖不自作人興（興時以發人心不堅正）故有妖（妖災）厲公入遂殺傅瑕（瑕貳心於己）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

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頼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拘父（寡人不親附已）寡人憾焉無裏言（裏言猶我入又不念寡人之言）爲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先人典司宗柘相齊桓公始）典司宗柘（宗柘宗廟中藏主）社稷有主而外（外言受封君也宗柘宗廟守臣）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矣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儀也）而謀召嚚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言何以處之）聞命矣乃縊而死（縊鬱也）蔡哀侯爲妻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傷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子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釋文云堵敖史記作杜敖

繩廣雅云繩鬱也

于原不可卿通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
商書盤庚言惡乎易長而難滅
乎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秋宋人邾人伐鄆宋主兵故序齊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爲諸侯長秋諸侯爲宋伐鄆鄆附庸蠻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鄆鄭人間之而侵宋

釋文云間一本作閒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主兵也班序上以國大小爲以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倣此

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書會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邾子克卒無傳未葬書名稱子者蓋亦克儀父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

c叔文云宋故也本或作為宋故

d叔文云隱十一年鄭有公孫閼距此三十五年下容復有公子閼者非閼字誤則子當為孫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
猟八在十四年緩告于
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
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
荅在桓十五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
奔衛非叔段之孫定謚也二子祭仲黨公父定叔出
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公父定叔出
數滿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冬
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
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僭王因一說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初晉
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夷地名蔿國請而
免之蔿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說諸不報施於蔿國故予國作
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
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虢周公
忘父三卿士辭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
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文有僖王襄王惠王惠王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

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也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戍遂亂而無備遂入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稼故以災書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疆宗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故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散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瑴王命不以禮假人與公同賜是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與公同禮亦異數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

夏公追戎于濟西我來侵魯公逐之弧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冬十月

陳陳嬀歸于京師 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其事不書不告 賢惠佸 陳嬀

後虢惠佸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追正其后稱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戎來侵魯人不知去乃追之

故諱不言其來 秋有蜮爲災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 權國名南郡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

緡以權叛 遷權於那處 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 使鬬敖尹之 鬬敖楚大夫 以叛楚而伐那處取之 遂門于楚 攻楚門

鬬敖游涌而逸 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鬬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楚子殺之其族爲亂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于陳 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無傳公子結魯大夫

公羊穀梁皆以爲女媵陳侯之婦甘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盟故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戚遂與二君爲盟故

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伐
失勝陳之好故冬各
來伐夫人姜氏如莒
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
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
勝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爲巴人所敗
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
還鬬寸鬬拳楚大閽謂
嬴姓國今敗黃師子踖陵黃地還及湫有疾
弋陽縣
南郡鄖縣東南有湫城
夏六月庚申季鬬拳弄諸夕室
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家前關生守門故死不吳
職初鬬拳強諫楚子楚子
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
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昔今城門校尉官
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鬬拳可謂愛
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
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
頹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
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園園園菟也

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上大夫）故蔦國邊伯石速詹父予禽祝跪作大夫奉予頹以伐王（石速也秩祿也蘇氏周大夫在五大夫數）石速士也故不予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冬立子頹（糟）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人大災（無傳來告以大火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秋七月冬齊人伐戎（無傳）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也）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櫟鄭邑）鄭伯使虢叔（虢叔公字）殺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秋王及鄭伯入于鄛（鄛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咎災）王子頹歌舞不徹樂禍

也夫司寇行戮于司刑官君謂之不樂去盛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盡納王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曹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薨稍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 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相命也

地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助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城皐縣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佾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也省方觀民之巡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玤虢地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必后之饗鑑焉之王

后也磐帶而以鑑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

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

冬王歸自虢傳言王之偏也張本

經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無傳眚無傳赦過宥罪書赦傳肆肆赦也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喪未畢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傳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傳稱大子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責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飲桓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於是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其妻

占之曰吉利男懿氏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也大陳厲公蔡出也蔡妹之子

日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著曰遇觀☴☷坤下巽上觀

之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按監本毛本皇作凰俗字注同按文作將按文云並于本或作並爲誤

宿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卜筮）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遠）而自他有耀（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于）土上（山）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材）而照之（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照）以（之）天光故曰觀（觀）國之光利用賓（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旅陳也百言物備）奉之以玉帛（帛）天地之義（義）

爲故曰利用賓（賓）于王（良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觀）故曰其在後乎（因觀以博占故言猶有觀已之言故知在子孫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其在異國乎（異國陳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姓之先出自大嶽大嶽之胄能佐堯平四嶽）山嶽則配天（山嶽則有配天之大）物莫能兩大（兩大則陳必衰）故知衰）及陳之初（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六年楚復滅陳）成子

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予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交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荅以忠信則可藏會卜偃遂獲其應五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遂者他皆放此）

經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傳）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夏公如晉（無傳）葬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蕭朝公故不言來）秋七月公至自晉（無傳）冬公孫敖會晉荀躒于適歷（無傳適歷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傳 二十三年夏公如晉（晉侯以公不朝）

侯遇子（無傳）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蕭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秋丹桓宮楹（公之廟也桓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二十三年夏公如晉齊侯將以公不朝也故會于扈以尋踐土之盟且命諸侯有王

曰不可先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次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

從王事 王有巡守之方 省四岳以大習之 大習會朝之禮 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 書策於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偪 桓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 獻公患之 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 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群公子可謀也已 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 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而間之 以強故 士蔿曰去富子而去之 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群公子終所以見孤 孤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 刻桓宮桶 刻鏤也桶桷也 丁巳 夫人姜氏入 哀姜 秋公至自齊 無傳 八月丁丑 夫人姜氏薨 薨公不與公俱入也 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而明日乃朝廟 戊寅 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 大夫宗婦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 莊公欲奢夸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大水 無傳 冬戎侵曹 故使大夫入 將逆夫人 故爲盛飾 葬曹莊公 無傳 夏公如齊逆女 無傳 親逆 秋公至自齊 無傳 禮也 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而明日乃朝廟 戊寅 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 大夫執贄以見明臣 大水 無傳 冬戎侵曹 無傳 曹羈出奔陳 無傳 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赤歸于曹 無傳 赤曹僖公也蓋以所納故曰歸 郭公

本守作狩 纂圖本毛

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於左氏故采用

傳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為共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鄉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之等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以告虔也虔殺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也令男女同贄

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蕩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游氏之族

可矣不過二年君必有患

經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之女氏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

盟于幽

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遂者微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冬

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夫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不義至於嘉好之事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

備物以字爲嘉卿稱名其常也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未作正月之六日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則諸侯

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則諸侯

月今書六月而傳云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唯者明日有食之於是

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

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

之眚不鼓（眚猶災也鼓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晉士蒧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聚公子蒧之（卒如士蒧之計）

經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我（無傳）夏公至自伐我（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蒧為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

士蒧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而已）

經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冬杞伯姬來

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昔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

稱字例在
宣五年

杞伯來朝

無傳杞蓋爲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

非諸侯之事

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

天子巡守諸侯朝覲

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

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

寧問父母

安否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歸不反之辭

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

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

無衆而後伐之欲禦義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強

虢弗畜也

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

義王使召伯廖賜齊侯

且請伐虢以其立子頹也

經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以敗績齊侯稱人者譏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人及齊人戰衛以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郿魯下邑傳例曰邑不足而後書也

傳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曰大無麥禾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曰邑築

年命敢賂而還晉厲公娶于賈無字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女生成公察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之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子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入曰歸生奚齊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娣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之外者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

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
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
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我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憲也若使大子主
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我且旌君伐旌伐章也
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與
狐偃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
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
二五皐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
之二五耦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俱共墾傷晉室若此楚令
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
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
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哀
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思也婦人既

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同婦人不忘讐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閒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闕御彊闕梧耿之不比為右比結又侍結又以居前廣突幅長尋曰余以是取鄭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同丘城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繼旆而入三子在後為反纍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大焉縣門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乃還

楚幕有烏乃止謀間帳也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經書大無麥未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羅經在下須得羅嫌或譖饑故曰禮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是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夏鄭人侵許鍾鼓曰侵傳例曰無鍾鼓曰侵秋有蜚

災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無傳紀國雖滅叔之紀賢而録之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與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倣此諸令城防諸縣

傳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 經無作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 鼓聲無曰侵鐘聲輕白龍掩其不備

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

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謂今十月九月

周十一月龍星角亢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心星次角亢晨見者致築作之物 水昏正而栽 詣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

杈幹而興作 日至而畢 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樊皮靬王

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

齊將降鄣故設備 秋七月齊人降鄣 無傳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

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羞齊遥以兵威脅齊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

紀叔姬無傳以賢錄也無譏也
卒不作誄
食之鼓用牲于社無傳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地
濟在魯界爲魯地蓋魯濟北
秋

傳三十年春王命號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
號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遂公子元歸
俘之
射師關廉也足
桎之桎手曰桎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無傳楚
首伐鄭而處王宮
欲逐蠱夫人
鬬射師諫則執而
縣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燕桓行霸故啟爲
燕謀難燕國本劉
紓楚國之難
關穀於菟令尹子
文也穀於菟虎
冬遇于魯濟
遇相得也
齊侯來獻戎捷
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
禮來故書
以示過
秋築臺于郎無傳郎
非土功之時
夏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薛無傳薛
魯地
六月
西月薛伯卒無傳未
同盟
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
禮來故書
以示過
秋築臺于郎無傳東平范縣
非土功之時
夏
西北有秦亭
冬不

雨無傳不書旱不書災例在僖三年爲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狄梁傳曰中國則書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冬

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公子慶父如齊慶父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小穀

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管仲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

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惠王人莘號地
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太史應區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承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廟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墓不書不告許之閟不從而以夫人言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以公等觀之雩祭天也講肄

也梁氏曾大夫女公子子般妹 圍人舉自牆外與之戲 圍人掌養馬者以覆言戲之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辱有勿焉能投蓋于稷門 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蓋欲進其同母兄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 公曰卿若之何對曰臣聞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 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 以君命命慶父待于鍼巫氏 酖烏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使鍼季酖之 酖音鴆 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 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達泉魯地不以罪誅後世其祿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共仲慶父 成季奔陳 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 立閔公 閔公莊公庶子於是

年八歲

春秋卷第二 寛政甲寅十月 本對校訖

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第三 明十有三日將原開成石經校正訖 學倫氏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

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氏
記云名開諡法在国遭亂曰閔

杜氏預盡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納故曰歸來者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a宋本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亂作難是也

叔文宴本作晏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東西中國）不懷歸畏（詩小雅也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簡書）（簡書）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詩云）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所惡恤）請救邢以從簡書（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邢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

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季子）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次非師旅之事故不書）待之（待）季子來歸（季子來歸）嘉之也（嘉）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書曰仲孫）亦嘉之也（嘉）仲孫歸曰不去慶（慶父時慶父亦已還魯）父魯難未已（已）將自斃（斃踣也）君其待之（待）公曰魯可取乎（取）對曰不可猶秉周禮（禮）周禮所以本也（本）臣聞之國將亡（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顛）魯不棄周禮（禮）未可動

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固則能固則當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間攜貳當離覆當因覆亂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夫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焉晉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公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以魏從萬眾象有眾初畢

萬筮仕於晉遇屯
坎上屯初九變而爲比 ䷇ 震下坎上屯 ䷳ 坤下坎上比 ䷇
之比 ䷳ 辛廖占之曰吉 辛廖晉大夫
屯比皆
坤下震上
也固比入
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屯比皆坤下震上
震爲土爲坤震變坤車從馬震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
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
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
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始 晉萬公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作萬畢是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無傳陽國名蓋齊入偏徒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之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遠主當遷入桃因是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
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秋八月辛丑公薨 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外淫故孫遜姜氏 公子慶父出奔莒 弒閔公故名 冬齊高子來盟 無傳蓋高侯也
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不書其使也魯人貴之故不能有其地 十有二月狄入衛 書入例在襄十三年 鄭棄其

師（南克見惡久不得還師遽而克）弁陳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

傳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禄殃也（舟之僑虢大夫）殃將至矣遂奔晉（舟虢）丑芮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闈（晉宮中小門成季謂之闈）以偪公適邾（偪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知愛其傳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忿其傳并及公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公即位年八歲）丑芮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闈（晉宮中小門成季謂之闈）以偪公適邾（偪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卜齮魯大夫也）之以賂求芮仲子菅（菅密邑琅邪費縣北有）魚請（魚請密邑如亭公子魚奚斯也）仲曰奚斯之聲也乃（不許哭而往共）之繇（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赦又不書（卒）閔公哀姜之殯（叔牙）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為僖元年齊人）其尸歸（殺）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哀姜）喪還者（外）欲因齊以居（其）地僖公請而葬之（喪）

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

卜楚丘之父卜楚丘魯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公之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所在之閒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大有六五變而爲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父離變爲乾故以名之遂以爲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我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及狄人戰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子營澤御師敗績遂滅衛此營澤當在河北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告諸侯言衛之存故但以

入文 爲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言當先白神夷狄畏敬恐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子頑也昭伯不可生衛宣公子昭伯惠公庶兄宣公

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遂諸河迎衛而敗宵渡狄畏夜渡狄以為五千人共及勝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

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
曰稱門材使先立門
戶歸夫人魚軒魚軒夫
人車以
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重錦之熟細者以二丈
匹也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不能速故使帥師而不召鄭人為之賦清人
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
赤狄別種也
氏皐落其氏族里克荀息帥
李一
之衆滅里克晉大夫家大也
氏克諫曰太子奉家祀社稷
者也家
以朝夕視君膳也者膳廚
膳

故曰家守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
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
事也國政正卿帥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
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
不孝是為帥不威也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

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若之以臨民（諸居下曲沃）教之以軍旅（諸將軍下同）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車耳）

（外祖父也為申生申生以太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也（偏半）握狂

之要（謂佩金玦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為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衷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遂其凶也（尨雜色）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叶恃也寒涼殺離言無温潤雖欲勉之狄可盡乎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軍之常服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益君有心吳有害大之心先丹木曰是脤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反辭公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羊舌大夫曰不可其寒惡不可取乎其死之寒薄也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

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孰其危身與其危

孝而安民孰其圖之

以速罪也 有功益見害故言以速罪也 執與危身以召罪 成風聞成季之
繇乃事之 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辭 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
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 忘其
敗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大布麤布大帛厚繒
敬勸學授方任能 方百事之宜也 元年革車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 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

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 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遊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春秋卷第四 石經

右唐鐫石經春秋第四卷勘校對正此卷後人補刻多革傍書二字又可知也之也字係鄭覃原石皆可取正云寶政甲寅良月十四日校勘記附呪貞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

文改十一年七五暮春七日以校勘記錄之

譽揭備副本學儒氏要

110X
259
15